青樓夢/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回　撇卻紅塵妻悲妾泣　撫成子女花謝水流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那夕在著梅花館安睡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欲勘破紅塵，不能明告他們知道，只得一個人私自瞞著了他們，踱了出去的了。」主意已定，次日便寫了三封信，寄與拜林、夢仙、仲英，無非與他們留書志別的事情。又囑拜林早日替吟梅等完其姻事。過了數日，挹香帶了十幾兩銀子，自己去置辦了道袍道服、草帽涼鞋寄在人家，重歸家裡。又到梅花館來，恰巧五美俱在，挹香見他們不識不知，仍舊笑嘻嘻在著那裡，覺心中還有些對他們不起的念頭。想了一回，歎道：「既破情關，有何戀戀？」便攜了愛卿的手道：「如此天寒，何不多穿些衣服，你們自己都要保重，究竟我不能常替你們當心的。」說罷至房中，假意失手，把愛卿的菱花鏡兒打得粉碎，佯裝著急道：「愛姐，你的鏡兒被我打碎了，我替你去買一面罷。」說著，大踏步而出。愛卿知是不祥，十分不樂。挹香出了梅花館，一逕向外邊而去。到了寄衣的人家，取了衣服，走至一個荒僻的所在，便卸去冠兒，換上草帽，脫去袍兒，易了一件百衲的道袍，撤去襪履，赤了一雙白足，登著雲遊的棕履。將那一套衣服置於荒僻，日後自有人來取去。不表。

再說挹香更換了道服，迤邐前行，思向武林進發。其時已是十二月的天氣，飄風發發，寒氣侵人。挹香易去貂襲，身穿布衲，又加赤了一雙腳，十分寒冷。因他看破世情，苦心求道，所以忍其寒冷，漠不關心。他也不乘船只，一路上抄化些茶飯，或遇無村無店，他便於山坳枯廟中也會棲宿。只要苦修得道，這個身子全然不去愛惜，正是：

本來錦繡膏粱客，竟作雲遊方外人。

挹香在路已行了一月有餘。暮宿晨征，要向杭州進發，按下慢表。

再說家中，自從那日挹香出去了不見歸來，愛卿等猶道他在麗仙、雪琴這幾處，卻不在意。及至五六天不歸，五人咸相驚訝，便命侍兒往麗仙、雪琴等幾處探聽，俱言從未到此。愛卿等方大悟道：「前日他叫我們自己保重，乃與我們分別之意。況且打破菱花，隱示難圓之兆。。」

琴音等聽了，一齊大哭起來道：「愛姐之言，一些不錯。為何他竟如此固執？如今不知往何處去了？」愛卿也大哭起來。早驚動了書房中三位公子，與著小蘭進來動問，方知父親避世之事。四人大哭起來，弄得愛卿等五人更加悲切。頃刻間，一堂慟哭，四座酸辛。吟梅哭了一回道：「父親此去不遠，待孩兒去尋了歸來可好？」愛卿道：「孩兒，你又來了。你父親有志修行，棄凡絕世，你那裡去尋？況且你年紀又小，如何出外尋親？我想還是喚總管金忠去找尋。」吟梅遵了母親之命，立刻喚總管金忠，告知其事。金忠哭道：「少老爺呀少老爺，你何苦歷盡艱辛而不顧耶？」愛卿道：「總管，你快帶了眾家丁去找尋罷！」金忠領命，同了金龍、金虎、金福、金壽、金通、金寶、金喜、金慶八個家人，分頭追趕。誰知尋了半月之餘，竟無蹤跡，只得回來覆命。苦得五美人幾不欲生。

吟梅見此情形，無奈強笑假歡，婉言勸慰，乃道：「父親既去，固是兒輩不孝，然亦無可如何。還望五位母親，不要悲切，日後或者重逢，亦未可曉。況我與弟妹三人，年紀俱小，要求母親撫養我們長大，一則踐父親昔日之言，二則孩兒們尚可得受訓誨。」

愛卿聽了吟梅的話兒，倒也十分有理，便點點頭道：「孩兒之言不錯。」從此暗地裡自悲自切。每遇月夕花晨，時與四個姐妹思念挹香，盡心撫養吟梅等，以報他臨行之囑。過了一年，吟梅已十三歲了。是年又有春闈，愛卿便命吟梅進京去會試，吩咐總管金忠，同著琴童、劍兒二個書童，送吟梅進京應試。吾且住表。

再說挹香出外雲遊，已經三載。他自蘇至杭，一路抄化，所歷名山大川，俱供瞻仰，身子無拘無束，倒覺逍遙自在。所恨訪遍深山，竟未遇一個高隱之人。一日遊至天臺山，瞻觀勝跡，果然別具清幽，較別處迥然異樣。暗想道：「如此名山，必有異人在內。」

於是躡巉岩，穿重泉，行崎嶇，盤過了無數險峻之處。只見中有一山，別饒幽趣，琪花瑤草，古柏蒼松。怪石崆峒，老猿叫月；怒峰突兀，野鶴唳云。挹香見如此幽閒之所，不覺更加洗滌塵心，十分快活。於是又行五六里，遠遠望見有兩個老者，在那裡弈棋為樂。挹香明知必非凡品，疾忙追趕上前，欲思相見。誰知那老者見挹香到來，便抽身起去。挹香見了，急急而奔，棕鞋落去，也不去尋，依舊追趕。不料山路崎嶇，山泉湧急，赤了一雙腳，行得更加慢了，便大叫道：「大仙慢走，容我金挹香一見！」正說間，覺得一陣清風，二仙不見。挹香驚訝不定，復前行。未數武，只見山谷中腥風忽起，驀地裡跳出一隻斑斕猛虎，張開了血盆大口，望著挹香直撲過來。挹香俯首而歎道：「未遇仙人，先歸虎口。罷罷罷，虎嚇虎，你來吃了我去罷。」說著便迎上前來。卻也奇怪，那虎見挹香到來，一個斛斗，又向別處去了。

挹香見虎去了，二仙不知所之，方才緩緩而行，欲思再尋仙跡。

行未里許，忽逢一澗，對面又是一山，比方才的愈加聳秀。挹香欲思過去，兩邊一望，卻無橋路可通。挹香見了大駭，幸得其時已是二月下旬，天氣溫暖，便寬去道袍，慢慢的走入澗中，用足探其深淺。卻喜那澗只得二尺餘深，挹香便撩衣步入水中。可憐他是個王孫公子，並不知水性，行了兩步，兩足漸入泥濘，順著水一湧，竟立腳不牢，只得復回澗邊。心中想道：「為什麼兩足到了澗中，竟是這般不由自主？」又想道：「方才不入虎口，就是此時葬於魚腹，也不過同一死耳，何必懼哉？」想罷，便將身跳入澗中。誰知這澗中間卻有三尺餘深，挹香立在澗中，只露著兩隻肩臂，順著水兒飄流無定。

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只見一隻小舟從西邊欸乃而來。船頭上有個老者，在那裡撐篙，口中念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一面說著，那舟已至挹香身邊。那老者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什麼跌在澗中？」挹香道：「我姓金，名挹香，緣看破紅塵，欲訪神仙求道，所以歷遍羊腸。今日下此澗中，要登彼岸，誰知到了水中，竟難自主。還求你老人家救我一救，送我到彼岸，則我感恩不淺。」那老者聽了，便以篙打扶，把挹香救至舟中，說道：「此澗乃是覺迷津，對岸就是警幻山，山中有位大仙，法號警幻道人。你要想到那裡，只怕萬萬不能。你若要回去，我當渡你過去。」挹香道：「老人家，你又來了。我為訪仙而至，所以性命不辭。如今蒙你救了我，原望你渡我到彼岸拜求仙長。若說依舊送我歸去，我也不必入此澗中了。」

那老者怒道：「老夫一團好意，救你餘生，你倒反來怪我！若說要到對岸，斷斷不

能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你也白白的救我！」那老者道：「如此你依舊下去罷！」說著將挹香一推。挹香大叫一聲，疑是身入水中，誰知細細一看，依舊在那老者船上。挹香便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推我下去？」那老者道：「這澗中不是你麼？」挹香又向澗中一望，見自己果在澗中，十分奇異，忙詰其故。那老者笑道：「這個臭皮囊，就是你的本來色相。你此時色相皆空，我方可渡你到彼岸去見仙長了。」挹香大喜。

不一時到了岸邊，棄舟登岸，隨了那老者躑躅前行，深入山坳。但見一路的瓊枝仙卉，璀璨光華，真個目不暇給。行了一回，早至一個所在，卻是天生成一個石洞，進內寬敞非凡。挹香又隨之行，即見洞中有一位仙長，鶴髮童顏，翩翩道骨。挹香見了，連忙倒身下拜，乃道：「弟子金挹香為因勘破塵緣，所以不辭千里，特來叩求大仙指示迷津。」那道者便啟口道：「金挹香，我也知你是個不凡子弟。如今你已看破紅塵，我當指示你迷途可也。」挹香聽了，踴躍大喜，口稱師父，又拜謝了一回，然後隨侍在旁。那仙長便日夕教以煉丹燒汞之功，挹香亦專心學道。按下不提。

再說吟梅進京會試，到了京中，來見拜林。拜林大喜。吟梅說起父親求道出門，不知蹤跡，拜林又是羨慕，又是歎惜，叫吟梅住在衙中，雖則新親，卻是舊誼。吟梅只得住下。明日，又至仲英、夢仙幾處拜謁了一回。

待到試期，先在保和殿覆試，然後進場會試。三場畢後，吟梅卻中了第八名進士，殿試點人詞林。到了那日，進朝謝聖。聖上見了吟梅如此髫齡，便問年歲里居，吟梅俱一一奏明。聖上大悅，又出一題，命吟梅當殿面試。吟梅不慌不忙，立刻一篇文字脫手而成。聖上見他如此捷才，龍顏大悅，道：「可惜鼎甲被別人占去了。」便回顧群臣道：「朕欲賜他一個狀頭，不知可有此例否？」群臣正欲回奏，吟梅已俯伏丹墀，謝恩萬歲。聖上見他如此聰敏，便笑道：「朕竟賜你一甲一名，准其授職編修。但卿還年少，容卿歸家，至十六歲來京就職。」吟梅又頻頻謝恩。然後退出午朝門，一樣游遍皇城，花看上苑。拜林夫婦知道吟梅點了詞林。已覺十分歡喜；今又欽賜了狀元，更加喜躍非凡。命人報到吳中。愛卿等得知此事，宛如喜從天降。吟梅游過皇城，宴罷瓊林，即辭駕還鄉。頃刻間門庭重振，鄉閭咸知，較之乃翁時更增十倍。愛卿見了吟梅，歡喜得如醉如癡，恨不得將他含在口中方好。嗣後吟梅奉侍晨昏，事五位母親，十分孝敬。明年，亦香、幼琴皆入泮。

光陰如箭，一瞬間已是三年。吟梅便同五位母親一齊進京就職。聖上召見吟梅，命其東宮伴讀。吟梅又奏明幼定鄒氏為室，龍顏大悅，即欽賜完姻。吟梅謝恩畢，擇吉端

整迎娶。到了吉期，兩宅並皆顯赫，吾亦一言交代。

再說那年又是大比之年，亦香與幼琴卻人北闈應試。到了放榜之期，二人卻兄弟同科。琴音與小素聞報，不勝歡樂。誰知樂極生悲，琴音忽得一病，藥石無助，未及旬朝，名花謝世。未幾時，素玉亦相繼而亡。吟梅因父親不分嫡庶，一樣作生母看待，上本丁艱，重歸故里。誰知路上秋蘭受了些風寒，也生起病來。到家之後，日漸懨懨，服藥無靈，亦至香憔玉悴。吟梅兄妹四人極其哀切，在家讀禮，曲心孝思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